核心课程：普世教会史

第三讲：印度教会史

【祷告】

# 导论

哪个国家说英语的人最多？哪个国家的自称基督徒的人数在世界上排名第七？哪个国家有地球上最古老的基督徒社群？前面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印度。

# 基督教在印度的起源

很多地方的人对于印度基督教的历史一无所知，也有很多人认为印度是一个由大量穆斯林混杂在其中的印度教国家。但事实上，正如历史学家罗伯特·弗莱肯伯格（Robert Frykenberg ）所指出的那样，“就像地球上的其它地方一样，对于印度来说，基督教也是一个存在相当久远的信仰。”虽然对这段历史的根源有争议，但所有人都同意：基督教在印度的根源非常非常古老。

有些人会坚持长期以来的传统观点，认为使徒多马本人在公元52年左右把福音带到了印度。这一历史故事说的是：多马向囚禁他的北印度国王冈迪法（Gundiphar）传福音。就在当天夜里，冈迪法的兄弟迦得去世了。后来冈迪法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刚刚死去的兄弟。因为这个梦，冈迪法改变了主意，释放了多马，并允许使徒在他的领地传道。照着这个故事所说的，公元60年左右，教会就在印度北部建立起来了。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欧洲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这个故事只是一个不可信的传说。原因是在历史记载中，没有任何一条有关一世纪的印度国王冈迪法的记录。不过，1884年在阿富汗的喀布尔市附近发现了一处古钱币的储存地，里面所有的钱币上都刻着国王冈迪法的名字。之后的考古发现表明，冈迪法实际上是公元五、六十年代巴克特里亚（印度北部/阿富汗）的一位国王。他还有个弟弟，名叫迦得，在他在位期间去世了。这一发现以及后期的考古学将多马传福音的故事从一个传说变成了虽然仍有很多争议，但也有一定可信度的历史事实。

可以确定的是，公元180年，福音传到印度的宣教工作始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那一年，一个名叫潘泰努斯（Pantaenus）的宣教士乘船抵达印度西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 coast）去传福音。到公元200年，印度西南部使用的盘子和其它教会用品的物件上都出现了清晰的十字架和基督教铭文的图样。

然而不论确切的日期是公元1世纪还是3世纪，“就像地球上的其它地方一样，对于印度来说，基督教也是一个存在相当久远的信仰。”这句话似乎是准确的。

# 印度的历史背景

然而，基督教在印度是古老的，并不意味着印度的文化受到了基督教深刻的影响，除了沿海几个基督徒人口较多的地区外。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印度教其实是一种相对较新的宗教形式，直到公元4世纪和5世纪的笈多王朝才形成。在那个时候，基督教在印度已经有好几个世纪的历史了。但是古老的异教吠陀的世界观确实在印度更加古老、也更为普遍。像古代世界的很多地方一样，印度也是一个充斥着无序、个人化的多神论以及迷恋超自然的社会。当时有各种有神论、异教思潮，以及一些盛行的史诗。正是在4世纪的时期，印度各种各样的异教思潮混合在一起，印度教的两股派别毗湿奴派和湿婆派最终被建立了起来，尽管印度教的其它传统神衹，如湿婆的象首之子甘尼什，直到5世纪后期才编造出来。

我插入印度教的历史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许多印度人持有一种虚假的安慰，认为他们的宗教是最古老的，因而必然是正确的。但是印度的古老宗教并不是印度教，它只不过是和我们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所见到的异教思想同样复杂的大杂烩而已。事实上，我们所认识的印度教是在印度基督教存在了几百年之后才出现的。其次，基督教在印度的早期发展并不是与印度教斗争，而是与不同的异教思想和多神论斗争，这在最初几个世纪里的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是宣教活动的特征。

# 印度的圣多马基督徒

因此，正是在这种宗教混杂的大杂烩中，印度的基督教会出现了。从一开始，这些教会就倾向于与东方教会（正教）连结，而不是西方教会。他们在埃德萨（现土耳其乌尔法）、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的基督教中心都建立了团契和宗教体系，这些地方都是叙利亚正教的一部分。后来，两次大规模的移民——公元350年的波斯移民和公元7世纪的穆斯林逃亡者——使他们的人数有所增加。到了公元800年，出现了一个独特的基督教群体，他们既不是东正教也不是罗马天主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错误和宗教的混合主义，而是他们的错误不是从东方或西方引入的，是他们自己当中产生的。这为一场大冲突的到来埋下了伏笔。

# 葡萄牙总督的宗教强制政策

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Vasco da Gamma）来到印度西海岸建立了贸易城市。借助于军队的力量，葡萄牙在果阿等地区建立了沿海飞地，并开始强制多马派基督徒改信天主教。他们逮捕多马派信徒、强制推行教义，胁迫大批人改信天主教，甚至绑架多马派教会的大主教并将其押运到里斯本。到1565，当地大主教约瑟夫（Mar Joseph）和其人民已经受够了葡萄牙人的所作所为（他们认为葡萄牙人是不敬虔的伪君子）。一位历史学家说：“他（约瑟夫）摒弃了拉丁仪式，重新拥护旧的方式：放弃强制性的忏悔、谴责偶像崇拜、坚持认为玛丽亚只能被称为基督之母，而不是上帝之母！但当他的行为被曝光后，约瑟夫也被抓捕并押送到里斯本接受教化。”

# 印度现代宣教运动早期

尽管有这些迫害和麻烦，基督徒从来没有停止过往来印度。但是在新教改革后的几十年里，强调向“异教徒”传福音成为新教徒主要关注的点。有趣的是，17世纪后期，对宣教运动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三个不同国家的三个表亲。德国哈雷的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教授构思了一个将福音传到各国的计划。他认为：如果基督教认真对待“顺服大使命”这件事，就需要让世上的每一个灵魂，不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男性或女性，都可以有一个持续的、个人的途径去接触上帝的话语。他们应该能够使用自己的母语来阅读上帝的话语。因此，他为了提高民众的识字率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帮助教会在整个德国传福音，从勃兰登堡到普鲁士。但是德国太小了，所以他寻求了两个表兄妹的帮助，这两个人也是虔诚的基督徒——英国的安妮女王和丹麦的腓特烈四世国王。一个非正式的合作伙伴关系建立起来了，这使得德国、英国和丹麦建立了多个宣教机构，它们的目的是翻译圣经、开展识字教育、传福音以及建立教会。

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许多德国和荷兰的宣教士被派往印度。早在1789年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启航前往赛拉姆波（Serampore）的一个世纪前，巴塞洛缪·齐根巴尔格（Bartholomeus Ziegenbalg） 、本杰明·舒尔茨（ Benjamin Shultze）和克里斯蒂安·施瓦茨（Christian Schwartz）等人就在南印度的泰米尔和泰拉古地区建立了教会。1727年，他们在马德拉斯（Madras）建立了第一所“示范学校”。到1741年，泰米尔和泰拉古教会中受洗的教会成员达到3766人。当时，观察人士注意到，施瓦茨不同寻常的成功背后，其巨大秘诀是：他最关注培训有能力的牧师和当地的传道人。在1798年施瓦茨去世之后，一直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印度长老们在传福音、建立教会。

同样地，1793年英国浸信会的威廉·克理抵达荷兰殖民地塞拉姆波。在那里，他创建了一所学校，此后的41年里，克理一直作为一名教育家和传道人在那里殷勤作工。到1834年他去世时，只有700个信徒，但他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克理去世后的几年，几十间教会被建立了起来、更多的灵魂得着福音，这些都是他曾经培养的信徒们所做的。

我们没有时间讲太多圣灵在那加人中奇妙的工作，那加（Naga）人住在印度东部的阿萨姆。1880年，那加族中只有少数基督徒……那加人是令人惧怕的猎头部落山民。但是，在1880年到1920年的三、四十年里，借着几个忠诚的美国浸信会宣教士所结的果子，上帝拯救了成千上万的那加人。所以今天大部分的那加人是新教基督徒，大多数在浸信会教会里。我们的一位教会成员，辛格米拉·希姆拉（Singmila Shimra）就来自印度那加兰邦，她是一位浸信会牧师的女儿。

# 印度国内的主要运动

需要注意的是，当印度外来的宣教士们忠心地传讲福音时，上帝也在印度古老的多马基督教教会内部做工。在葡萄牙人的武力和强迫下，一些教会屈从于罗马天主教的教义。另一些则与来自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的迦勒底传统保持联系，但逐渐陷入了没有福音的形式主义。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有一些印度人读了上帝的话语，于是呼吁他们的教会要对上帝更加忠心。这样的事曾在1653年发生过，当时大多数的多马基督徒宣誓（库南十字誓言）拒绝葡萄牙天主教的错误，也不与他们所憎恶的耶稣会有任何关联。随后在1840年代，英国圣公会的宣教士们开始将宗教改革的教义带给喀拉拉邦的多马基督徒。到1880年代初，多马教会开始分裂，与此同时一场教义改革开始盛行。现代的马多马教会（Mar Thoma church）就是在这次改革中诞生的。在1940年代，随着许多马多马教会开始陷入叙利亚形式主义和神学上的自由主义，另一场改革运动开始了。最后这个团体的领袖们被赶出了马多马教会，而他们在1961年成立了圣多马福音教会。这个教会一直存在到今天。以下是他们信仰告白的一段翻译摘录：

我们相信圣经是默示的，也是唯一正确无误的上帝权威的话语。

我们相信圣经是由旧约和新约的66卷书组成，是一切信仰和教义的基础。

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祂由童贞女所生，祂一生没有犯罪，祂施行神迹、祂流出宝血代替罪人死、祂的身体复活、祂升到父上帝的右边、祂将来在能力和荣耀中必亲自再来。

我们相信圣灵的重生对于罪人的得救是必须的，而救恩是透过恩典借着在基督里的悔改和信心赐给每一个人的。

作为长老，我可以很高兴地肯定他们信仰告白中的内容几乎全部都合乎圣经。神是信实的，祂在历史中保留了祂的见证人。

# 印度的现代宣教活动

近现代历史时期的印度基督教事工大多更具有挑战性、也更令人沮丧。不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环境，印度的福音事工都面临着许多巨大的挑战。

从外部环境来看，自1820年代以来，印度教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一直是基督徒面临的一个问题。传统的印度吠陀教当然在此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它之前只是一个由传统和神话构成的松散体系。在1820年代，印度教如我们所知地出现在了公众视野中，部分原因是对基督教在印度的快速发展所做出的一种反应：泰米尔人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归信基督教，印度本土的宣教事工从南部到北部也在不断增长。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印度教思想的形成是借助于西方学者的工作才得以实现的，比如威廉·沃德，他在1823年出版的《印度教论》（共三卷）一书中首次试图为印度折衷的多神论大杂烩带来一些秩序。印度的高种姓学者紧抓着这些有组织的印度教思想和术语，试图给宗教体系带来一种政治上的凝聚力，以便统一全国，进而反对英国人和福音。今天激进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印度人民党政府，只不过是这一宗教政治计划的最新篇章。这种对待所有非印度教民众的极度不容忍，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个目标的政治表现，为了使150年前创立的现代印度教再次带来凝聚力、带来统一和民族主义。

但是印度的基督教也遭受了许多来自内部的攻击。最糟糕的三个是：普世教会主义、神学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

普世教会主义，即驱使所有基督徒有看得见的合一，这让在印度的圣公会、卫理公会和长老会的基督徒在1947年合并为一个教会团体：北印度基督教会（Church of South India，简称CSI。中国也发生了类似的合并：中华基督教会）。不过，尽管他们的动机可能是好的（不如说是因为天真），但结果是糟糕的。创造外在可见的统一，唯一方法是忽视和混淆教义。最终这成为了自由派神学和失去福音的不归路。如今在任何一个CSI教会里，人们都很难听到福音。北印度教会（Church of North India）也是如此，它是由1970年类似的普世合并而来的。

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言，“CSI和CNI的形成混淆了教义，极大削弱教会治理，以至于得不偿失。”

除了普世教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以外，印度基督教的第三个祸根是实用主义。也就是一种寻求即时可见的结果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对圣经忠心。为什么这种情况尤其会在印度发生？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许多热心的牧师或宣教士看到很多人如此明显地陷入了拜偶像和罪恶时，受到这个庞大数字的影响，认为必须想出一些方法来更快地传福音、建立教会。有些人甚至要求以比人口增长更快的速度来传福音，否则耶稣就输给了人口统计学。这样做的后果是充满了宣教士所谓的“快速致富策略”。每过一两年就会有一种新的、魔法钥匙般的方法论出现，声称它会使大批人涌向基督，成千上万的教会毫不费力地建立起来。如你所料，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突如其来的运动也会迅速销声匿迹。

伴随着实用主义而来的是强调建立福音机构而不是地方教会。这种目标明确的机构相比较地方教会复杂棘手的工作而言，更加容易领导，也更容易筹措资金。这往往导致服事最有果效的牧师被引诱离开当地教会去带领这些福音机构，讽刺的是，这些机构的资金是由西方资助的。

此外，所谓的成功神学在印度继续不断地扩张，吞噬了基督徒和教会的生命。许多人被引诱进入一种叫做基督教的宗教，实际上就像印度教的献祭和祈祷一样。在今生，为了得到现在想要的东西而献祭来取悦众神明。

总的来说，这是一副令人颇为沮丧的画面。当我们回顾印度的历史时，我们会发现印度的状况一直很令人沮丧。根深蒂固的偶像崇拜、宗教偏执、贫困、种姓制度、反对改变信仰……所有这些状况都在印度存在了至少数百年。

然而，就像过往一样，上帝继续在印度推动福音的传播。印度从来都不是一个欢迎福音的轻松宣教之地。但就像过去一样，这里慢一点，那里快一点。在少数情况下，看似有突如其来的进展，比如在泰米尔人或那加人中上帝建造祂教会的工作。但事实上，这些都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在看似贫瘠的土地上，宣教士们辛勤劳作所结出的果子。

所以，我们的教会认识印度的勒克瑙（Lucknow）和德里（Delhi）教会，并与他们有合作，也为他们的忠心而欢喜快乐。我们有教会成员住在印度分享福音、训练门徒、培养教会领袖。也经常听到有印度教背景的人归信福音，以及新的教会被忠心地建立起来。我们祈求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即使在各种磨难中，我们依然为着教会的稳步发展而庆贺。

# 总结：从印度基督教历史中得出的结论

1. 基督教一直是地方性的。
2. 数字会欺骗人、会分散人的注意力。
3. 福音遍传运动需要时间来证明。
4. 忠心是最好的方法论。
5. 质量比速度更重要。
6. 福音的改变带来社会的变化。
7. 处境化是为了清晰而不是让人感觉舒服。
8. 上帝一直在做工。
9. 现代印度的基督教充满混乱。
10. 要训练牧者们透过教会拯救灵魂。